

【從影像反思白色恐怖的記憶政治】座談會發言稿

簡錫堦

各位與會的夥伴、貴賓，大家好。『新潮流』初起階段內部有組讀書會，除了讀左派思想書籍之外也讀台灣歷史，但是惟獨白色恐怖這一段全部都不提。看了這部紀錄片之後，白色恐怖時代的人物一一呈現，但在我的記憶裡面裡頭幾乎完全不認識，我只知道一位林書揚，我覺得很慚愧。在台灣這塊土地上，曾經有過這麼多的左派青年，當年怎麼樣對抗國民黨，又怎麼樣地被殲滅，這些過程我們都不知道。

看了這紀錄片，讓我最訝異的是，為什麼我會不知道？其實這反映台灣在民主運動過程當中，本土政治精英他們的偏見，對於涉及白色恐怖的這群人，他們認為是統派，就因為是統派，所以覺得理念不一樣，而寧可不提、不要記憶他。當年跟鄭楠榕幾個人發起的平反二二八行動，我們走上街頭，去延續二二八的記憶，從大稻埕水門那邊開始，追憶當年台灣人怎麼樣被屠殺……，都會講出這些故事，很多當事人的臉孔我們也都很清楚。但我們讀的台灣史，惟獨就缺白色恐怖這一塊，這是本土政治精英刻意的遺忘。不管是藍或綠，國民黨就不提了，民進黨執政後也是一樣。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在台灣的歷史記憶裡頭，就像蔣碧玉所寫的那首詩—被鎖住在冰霜的下面，真的是這樣。

這看出了台灣所面臨的問題。為什麼台灣沒有左派的論述？學校不教，社會學也從來不提左派、不教馬克思，我們從來不知道社會主義是什麼東西。我覺得這是台灣的悲哀，尤其我們現在面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，我們發覺台灣的貧富不均、社會不公不義、年輕人貧窮化等等問題，到底該怎麼樣去面對？因為，我們沒有論述，也就沒有能力去思維國家應該怎麼樣走下去。左派不見了，而且，在台灣被刻意地消滅了這麼長的時間。這是我看這部片子心裡頭感觸最多的。

早年我從事工運，在民主運動的過程當中，曾經編了「王寶釧嫁女兒」的行動劇，把一個搶銀行嫌犯李師科的故事，寫成是傳統戲曲的主角薛平貴。原來的故事是薛平貴平藩與王寶釧有 18 年不能見面，我把它與現實扣連加上政經環境等背景因素，而改寫成因為薛隨著蔣家到台灣來而讓王寶釧苦守寒窯 40 年……等等，內容幽默嘲諷。1986 年民進黨還未組黨之前，我們曾經為了推動台灣的勞工運動，組團到美國去巡迴演出，在美國一口氣跑了 23 州募到很多錢回來。另外也曾經編演了一齣戲「夜審郝大帥」，配合學生運動—『反軍人干政』要郝柏村下台。為了政治、社會運動曾經編演了那麼多的戲劇，我還以為在台灣是新創的，在這紀錄片中，我看到郭琇琮等人演出白蛇傳，才知道這些東西前輩早就有了，不是我開創的。在台灣的社會運動當中，像是鍾喬、工委會、人民劇場等等議題式的行動劇，我們的前輩早就運用了。那樣的創意、那樣的想像，跟運動先輩都恰如其分地前後呼應，蠻

有感觸的。爲什麼每一個時代都有那樣的一群年輕人，用他的智慧去做很多很多這樣的事情，而且是要藉以啓蒙一些理念。

影片當中林書揚有一句話讓我深受感動，他說，當他看到關了 10 年、13 年、15 年的都一一出獄了以後，他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人，卻在想著：究竟，他的生命會怎麼樣地結束。他說，他願意承擔爲社會進步所付出的代價。像林書陽這樣的心境，是一種很深層的思想探索與深具意涵的人生觀。我對許多前輩心存敬意，不只是我們看到美麗島事件的前輩。一直以爲施明德是坐牢最久的，到現在才知道還有人出其右。這些，我以前是沒有辦法去接觸，而在同志裡頭也不會有人去談的。今天這一刻，真的是讓我自己開了另一扇窗。

另外，許金玉提及 50 年代太辛苦了，在監獄裡頭苦，出來也很辛苦。許多政治受難者，如果是思想犯、良心犯，不但自己苦、家屬也是一樣，他們不能出國、不能讀政治系、跟人家交談會被監視調查、找工作也難。這是台灣整個社會要面臨的問題，從政治的領域來探討，它是一個轉型正義要處理的問題。每次大家談到轉型正義就想到南非，最近吳乃德也講了一套，我個人還是比較贊同南非處理的方式。

真相其實是蠻重要的，像二二八的問題就是加害者不見了，當年鎮壓台灣人的部隊後來又被調回大陸，彭孟緝、柯遠芬、蔣介石也都不在人世，加害者不見了，也沒有人道歉。但儘管這樣，真相還是可以探討的，不只有「口述歷史」、還有公民論壇等的方式。

我跟范雲等人成立「族群和平工作坊」去處理族群這個領域，我們以民間的對話方式，讓深藍到淺藍、深綠到淺綠的支持民眾，理性地平和地去看待族群的問題。用政治人物那一套講法，或者是 call in 節目的謾罵，是無法解決的。怎麼去超越、怎麼去理解，這是一個蠻不錯的過程與試驗，也得到社會上很好的迴響。而且要從民間打預防針，政治人物未來不論誰挑動『族群』，不但沒有選票，也會受到人民所制裁。從民間，能夠跨越族群，讓民間社會自主地來解決族群問題，找到出口，我覺得這是最好的方式。

有兩件事情急於補救的——剛剛講的「二二八」，試著用公民論壇的方式作爲追求真相的探尋與和解，而有些東西似乎不用再追究了。追求真相的呈現，讓受害者在『真相』當中得到正義，得以平撫個人內心的傷痛，而社會應該對受難者與其家屬付予更多的理解、安慰，以及更好的歷史上的地位。

白色恐怖這一段過往，加害者應該還在世。所謂加害者，即是替政府逮捕、用刑的這些人，如果還在，應該還給白色恐怖的家屬一個真相，但不是爲了要報復。就

像當年德國納粹一樣，不能推說我只是在執行任務，而我個人是沒有罪的。白色恐怖這一段史實應該讓更多人來了解，而且整個社會應該去面對，究竟要怎麼讓真相呈現。目前，還來得及補救，應該要趕快去做。

最重要的是，「真相」不是要去強化仇恨，而是希望得到真相之後能夠超越。因為「寬恕」，不是說：算了，一切就過了，不是的。寬恕之前要面對的就是回憶，回憶當然是很痛苦的，但應該在回憶的過程中去面對，讓加害者跟受害者能不能像去年 2004 和平影展當中的一部紀錄片——「S21 赤柬殺人機器」。片中追憶赤柬統治時代的種種惡行，但導演讓加害者跟受害者坐在一起，平和地去談當年的故事。我覺得這是這個世代必須要作的，也是我們台灣社會的和解大工程。我想，這是和平運動應該致力的領域，也是台灣社會的一項和平工作。謝謝。